

神；也是一种缓慢的生活修炼，影响我们怎么结识新朋友，和外部世界产生什么样的链接。

从北京出差到公司洛杉矶总部时参加长跑俱乐部活动，俱乐部由Hulu和HBO两家公司的爱好者联合组建。参加活动那天，跑团有来自洛杉矶、西雅图和北京的三地成员。我们一起跑完Santa Monica海滩全程返回公司，气喘吁吁之际，大家伸手击打办公楼下路灯杆，相约第二天再活动。HBO负责人知道我来自北京，特意问：“Tao，你还来吗？”因为第二天工作很忙，我踌躇几秒钟说试试看，争取来。HBO队员摘下墨镜看着我，说：“凡事不可以试试，一定要做到！”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天涯遇知己，怎么还有和清华人一样较真的人！几次活动下来，跟跑团

成员熟稔起来，回国后和他们的跨洋项目合作非常顺畅，再出差时成员们相约一起参加了洛杉矶圣诞节长跑比赛，拿到了奖牌。

运动人生，岁月如歌。回头看毕业后走过的路，纵使时光流逝，地点变迁，母校传授给我们的体育精神一直陪伴我左右，是其他任何东西也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在清华上学时，我并不是体育队成员，甚至都算不上体育积极分子。那些当年比我参加锻炼更加积极的同学们，有着更加精彩的体会。有了微信以后，越来越多地看到清华同学们在微信圈里众多的锻炼身影，远在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同学，都在呼应着当年我们耳熟能详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在各自的人生路上快乐拼搏前行。

二十年眺望天涯路

○ 陈超群（1999级人文社科）



陈超群校友

2021年的仲夏时节，看着20天内接连刺痛眼睑的何兆武和许渊冲先生的讣告，我会想起2003年SARS正紧的时候，和2002级同学围坐在阳光斑斓的草坪上分享

各位先生在2000年前后给我们班上课的情形。2字班同学中不乏深爱许先生的译著者，不约而同地默诵：

By the riverside are cooing,
A pair of turtledoves;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
A fair maiden he loves……

“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

“翻译要讲究‘信、达、雅’，而译诗更要讲究‘美’。”1999年的秋天，年且八十的许渊冲先生每周在旧经管报告厅讲“中诗英译”。他剑眉星目，声如洪

钟，一身灰黑色西装，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

摊开厚厚的手写讲义，从《诗经·关雎》的不同英译版讲起，对照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较中外诗歌的“意美、音美、形美”，讲“以诗译诗”，主张译诗要把握原诗原意，讲究格律严谨、语言优美。

讲到兴起时，先生从讲台后面站起来，在前台踱着方步，细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意境：时光易逝、落木萧萧，大江东流、岁月更替，不要纠缠“长江”怎么翻，而要追求“真美”、传达杜甫彼时的心绪，让英文阅读者产生共情。他挥舞手臂，双眼闪烁着光芒，声音震荡大厅：“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仿佛眼前就是滔滔千里江水和滚滚历史洪流。

课上，他会让同学们站起来朗诵自己的译诗，拍着作业纸逐一点评。时常略带江西口音赞叹“GuāFèi”（郭卉）同学译得好，也不时指出改用哪个词更押韵。偶尔把同学叫到跟前，右手指压着诗行逐行划开，一个字一个字从唇齿间蹦出来，像是在释放一个一个的小精灵。他右手食指上有个肉球，仿佛汇集了毕生修为的真气，急于“传功”给我们。后来，一些同学的作业入选了“韩素英青年翻译奖”。

他说已经被耽误了30年，错过了很多美好时光，要用剩下的生命把失去的时间追上。上完课后，先生好像一盏明灯一样永远“在那儿”：在93岁时定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目标，96岁在央视《朗读者》节目“出圈”，“颤巍巍露面的理

由，是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

“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同为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何兆武先生瘦瘦小小，有点老年佝偻，长年戴一顶浅蓝色棒球帽，气声微弱，教室后排的同学勉强能听到。

犹记得“西方哲学史”第一节课，何先生问：什么是“哲学”？不等我们用刚从“文字学”课上现学到的“哲”字解释，就自问自答：“哲学”就是“philosophy”，philo-是爱，是爱好；-soph是思考，是智慧，所以“爱智慧”就是“哲学”。

在三教明亮的教室里，何先生滔滔不绝，讲但丁的《神曲》，讲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讲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偶尔，也讲一讲古代中国对外交流中的标志性事件，比较中西方不同文化的特点和共性。

讲完课，我们几位同学陪他走向西南小区的家中。他兴致不减，拉着我们聊起家常，臧否过往人物，述评时代玄妙，不喜不悲、不嗔不怒、不忿不怨。客厅、餐厅、卧室都是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和笔记，逼仄拥挤却收拾得整齐素净，仿佛记录和见证了何先生追求理性、寻求智慧的崎岖历程。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何先生指着随笔《苇草集》扉页上帕斯卡尔的这段话，讲他每天的作息安排，讲他对理性、尊严和幸福的理解。

“万物萌生的力量大到无法抗御”

季羨林先生来校讲“东方语言文学”时腿脚已多有不便，戴一顶棕灰色的绒线帽，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踩着清华学堂的木地板，像是走在很深的雪地上。

确乎讲了一些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大概也讲了“白糖”和“红糖”，梵文、佛学、吐火罗文应该没有讲，也可能讲了我没听懂，也没有记住。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说自己是“清华人”，说清华是清爽飘逸的李白，北大是深挚凝重的杜甫。他还说，以前很喜欢清华的荷塘，自己家门前有一片池塘，后来也种上了荷花。

过年的时候，我和任赞同学骑车去看望先生，抬眼望见他坐在书房窗台前的书桌前看书，冬日的阳光透过遒劲的树枝和斑驳的玻璃，在那颗古铜色脑袋上沁出温润的光芒。门前南边跨过一条小路，就是那片空空的半亩方塘。四周大地冰封、寒风瑟瑟，殊不知在厚厚的冰层下面、在经年的淤泥当中，先生早已种下来自洪湖的



2000年5月，本班承办首届“人文知识竞赛”，期间在主干道旁布置“人文一条街”，是为全班同学合影

数颗莲子，连续“耕耘”、期盼多年，终会“东西南北四面扩展”。

他在《清塘荷韵》中说：“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

“‘人文日新’是永恒的命题”

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张岂之先生中气十足，可能因为当时阳光灿烂，契合了先生推崇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

他从《周易》讲起，分析“易简”“变易”“不易”本身包含的辩证法，对照《道德经》中“道法自然”的观点，阐述中国古人的唯物论宇宙观，辨析宇宙生成为何在于“道”、在于“太极”、在于“自然生成”，从哲学深处反对超自然意志在宇宙发生上的作用。“乾坤”相交相推“变动不居”，变易独立于理念且绝对存在，所以“人文日新”是永恒的命题。

先生说，那些世代相传的经典是人类智慧之火，照耀过去、现在和将来，百读不厌、常读常新。他让我们把阅读累积成笔记，把笔记汇总成知识，把知识迭代为逻辑，把逻辑梳理为作业，再对作业分析分享，他在课上逐一点评。

先生借居在西北小区，顶楼，每天都要爬楼梯“锻炼腿脚”。他邀请我们几位同学到家里，一张书桌、几把折椅，后来的同学就坐在床上，书架上有他刚出版的《春鸟集》。他一一讲解每篇作业的独到之处，建议去看哪些书、补哪些资

料，鼓励我们不要慑于“大师”的光芒，更不要盲目崇拜“大师”：笼统的“国学大师”自王国维之后就不存在了，现在最多只是中国哲学史专家、中国文学史专家、中国思想史专家……在他的鼓励下，多位同学的作业荣登“大雅之堂”，我的“浅议‘乾坤’二卦中辩证法特点”也第一次登上《华夏文化》杂志。

后来有一年，我回高中看望班主任历史老师，他居然也有一本《春鸟集》，扉页上也赫然写着清人张维屏的诗句：“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唯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追求美好，但要接受不完美”

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先生原先是学水力发电的，上课、讲演、开会都习惯于站着，口若悬河，散发着奔腾的力量。

他说，中文系的课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上，感兴趣的要花功夫学、争取90分以上；大多数课70分、80分就行了；还有一些不喜欢又必须要上的“不挂科就行”。

“我的课平常不来也没关系，作业交了就不挂科”“要追求美好的东西，但要接受现实的不完美”。

话虽这么说，但同学们可不大敢、也不太愿逃他的课。他讲西方文学从“情境”“情结”讲起。“月光在波浪滚滚的顿河上斜铺着一条谁也不能走的路”，暗示哥萨克人格里高利粗犷厚重的情感和跌宕起伏的命运；兴之所至用俄语朗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全然也是一个真诚博大、敢于跟命运决斗的诗人和斗士。讲“情结”又从自己的初恋讲起：那个一袭白裙的姑娘，是指引他走向文学之路的明灯，但他却怯懦得不敢跟她搭话。很多同

学都“怔住了”，到宿舍还在反复回味“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很多年后，在一次完成上级任务的布置会上，有人说：“我们不要事事都争第一。有些事情，干到60分就是满分。”恍惚之间，我仿佛又看到了老系主任上课的样子。

“一字出公门，九牛拉不回”

或许是得到了系主任的“默许”，孙殷望先生讲授“应用写作学”时，很多同学可能对成为“写手”不屑一顾，就“放心大胆”地逃课了。孙先生也从不点名、照常上课，大概也是相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吧。

和“西方美学”花一节课功夫讲课程作业的格式要求不同，孙先生讲公文写作却先从公文的主旨讲起。比如，起草会议通知要先弄清楚通知的功用，罗列出期望达到的目的，然后再对照格式整理成文。严格的格式是为确保逻辑的严密性、行文的严整性，因为“一字出公门，九牛拉不回”。做会议记录要“实事求是”，不能“逐字录入”，而要有自己的判断，“万一领导的口误呢？”

他说，公文尤其要注意“炼字”，要做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除了常规“政策语言”外，尤其要注意动词的运用，因为“动词体现了态度和意愿”。他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诗“春风__杨柳，桃花__江红”，让我们每个人各找五组、十个字填空，要体现不同的心境和用意。

后来，辗转多个部门工作，长年在各种文稿中“纠缠”，至今“吃饭”的本事依然是孙先生指向的路径。

致那些发着光的身影

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我们班在蒙民伟楼的庭院内举办诗歌朗诵会，中文系、外语系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参加了。先是听话剧队诸位同学朗诵闻一多先生的《死水》《红烛》《七子之歌》等名篇，然后

大家齐颂：“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烛光婆婆闪烁，仿佛刹那间穿透时空，照见逐渐远离的先生们，幻化成漆黑长夜中的点点繁星，指引后来者“望尽天涯路”，直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一九九九，我们廿（念）年（念）不忘

○ 喻朝阳（1999级化工）

“教练，我想打篮球！”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看过《灌篮高手》的一代人来说，这是一句难以忘怀的话。在1998年高考落榜复读的那一年，篮球可能是唯一能给我带来快乐的运动。虽然技术一般，但开头那句话背后“坚持”的信念，陪我度过了又一年的书山题海。

我是幸运的，1999年高考顺利上岸，收到了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从中原大省河南的小城市进了首都北京、来到清华园，一切都像在梦里那么美好。报到那天，东操场体育场西墙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格外醒目。看到那么多块篮球场就在11号宿舍楼旁，心情格外激动。从此，我们有了刻在人生中的关键词：9字班，化92。

班里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第二天就有个男生推开319寝室的门，问道：“同学，有想去打篮球的吗？”

一米八的个子，篮球上衣短裤，敞开拉链的运动外套，手里拿着一个篮球，一张俊朗的脸，留着刘德华一样的头发。我差点脱口而出：流川枫！这是我对亮辉的第一印象。我第一个回应：“去啊，走！”

“好，其他寝室还有几个，一起！”

就这样，在1999年9月初的一个阳光炽烈、微风蝉鸣的下午，伴随响彻校园的“走出教室，来到操场……”的广播声，化92几个刚认识、也喜欢篮球的小伙伴一起来到东操场篮球场。

——球技出众，明明可以通过篮球保送，却偏要参加高考的“福州流川枫”亮辉；

——来自石油城大庆，一口东北话，打球不玩花活却极其硬朗，人称“铁人”的学佳；

——“人狠话不多，社会我哲哥”，来自燕赵大地的不爱说话但运球、投篮动作标准的砚哲；

——体格高大壮硕，却又满腹经纶，爱开玩笑的“仙游人”大卫；

——谦虚腼腆、浓眉大眼，打起球来却激情四射的“老醜儿”银鹏；

——矮小敦实，如泥鳅般满场穿梭，自称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花名“缥缈侠”的南昌人阿峰；

——还有我自己，技术一般但却喜欢研究战术，心里有个三分神准梦的胖子。